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
第三十四回 義認螟蛉周旋往事 錦添富貴成就家童

話說黛玉聽見薛姨媽到了，同了平兒徑往賈母處來。見王夫人、鳳姐、李紈、寶琴都在那邊，便上前欲與薛姨媽行禮。薛姨媽再三阻止，並道謝黛玉兩次送的禮物。黛玉站住開口便叫「媽媽」，道：「早要到媽媽那裡請安，因是媽媽不叫過去，到了如今。今兒媽媽又不叫行禮，做女孩兒的有幾句話總要媽媽賞臉。先前這幾年，媽媽疼愛著我比眾不同，也不過看我是沒有親媽的人，早有這話要認在媽媽跟前做個乾女兒，媽媽也應承過的，就沒有與媽媽磕頭，今兒定要媽媽受了禮，算還了舊日的心願。」薛姨媽眼圈一紅，半晌說道：「先前原有這話，也出於我的本心，因恐人家議論，沒有當一件事辦成就擦開了。如今可越發使不得。」黛玉道：「媽媽說的什麼話！那是我自己願意，媽媽今番認了我這個女孩兒，越顯得先前疼愛我的心腸是真萬確的了。我是可憐沒有親媽的，媽媽認了我就是我的親媽，也算是媽媽的親女兒了。」黛玉講到這裡，雖沒有提及寶釵一個字，薛姨媽心中已轉到寶釵身上，並賈母聽了黛玉說到沒有親媽的話，各人暗自傷感，連王夫人、鳳姐都掉下淚來。當下丫頭們已把繡毯鋪上，黛玉跪下去，薛姨媽要拉也拉不住，身不由主只好由黛玉自去行禮，磕了頭，然後起來與眾人讓坐。賈母歡喜道：「原該是這樣的，姨太太再別多心，瞧咱們院子裡搭起臺子，請姨太太過來瞧戲，就算是會親喜酒。明兒叫林丫頭再孝敬乾媽一天戲，姨太太嫌煩，林丫頭家裡帶了一班清音女孩子來，咱們陪姨太太再聽一天清音，還叫林丫頭備席。」鴛鴦笑道：「老祖宗如今該改口了，還像頭裡這樣叫。」賈母道：「那是我向來叫順了口，就是我底下抱了重孫子，還是這樣叫呢。」說得眾人都笑起來，黛玉登時紅了臉。因是賈母講的話不敢頂嘴，反悄悄向鴛鴦抱怨道：「但憑老太太去叫就是了，要你多什麼嘴，惹出老太太這些話來。」

「鴛鴦道：「大家評評這個理，我可說錯了什麼？寶二奶奶倒不依我呢。」

鳳姐接口道：「咱們且講正經，老太太同太太都留姨媽不叫那屋子，姨媽不聽，如今只看乾女兒的臉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我也不過順著老太太、太太的意來留姨媽，媽媽要挪屋子，我猜著沒有別的意思，不過為娶邢大姊姊過門，嫌這屋子不寬敞。

現今還沒定下日子，到那時候再挪也不遲。我聽見媽媽尋的新屋子在外城，離的太遠，就要挪開去，一時在這左近地方找不出來，咱們那一所公館翻新修理過的，可以住得。如今白閒空著，請媽媽挪進去住豈不近便些。」鳳姐道：「正是，這所房子是林妹妹家裡買著預備送親來住的，我進去見過，又齊整又寬大，別說要娶一房媳婦，姨媽將來要娶十房孫子媳婦也住不了，勸姨媽竟聽了林妹妹的話，再別三心兩意了。」於是薛姨媽思前想後，見黛玉這番情分，懊悔從前不該存了一點私心。

兩情相感，由不得認真疼愛黛玉起來，並不怨旁人錯把姻緣撮合，以致葬送寶釵性命，也不怪寶玉忍心拋棄室家雲遊出外，只恨自己同女兒命苦，禁不住傷心落淚。王夫人又慇懃勸慰一番。接著史湘雲、迎、探、惜、紋、綺一班姊妹進來，都與薛姨媽道喜請安。

此時邢岫煙病已痊癒，因有薛姨媽在此，推病不來。薛姨媽見了眾人都是從前在園子裡和寶釵親熟的一班姊妹，又不覺心上一酸，便勉強忍住，與眾人問了幾句話。因不見邢岫煙，便道：「你們姊妹為什麼不拉了邢大姊姊同來？」湘雲們笑笑。薛姨媽道：「先前常見面的，有什麼避忌呢。」鳳姐接口道：「邢大妹妹頭裡這幾天身上不爽快，想來還不大好，並不是沒過門的丑媳婦怕見婆婆呢。」眾人聽了都笑起來。當下坐定，蕊官們上來點戲，賈母與薛姨媽推讓一會，鳳姐道：「老太太同姨太太也不用盡讓了，叫他們揀新排的好戲唱起來，唱的不好，告訴他們師父要捶的。」蕊官道：「《後雷峰塔》前兒已排出來了，又熱鬧又新鮮。」薛姨媽道：「這本戲我們記得也瞧過，可是許仙的兒子中了狀元，祭塔團圓的嗎？」蕊官道：「不是這樣的，那一本戲是許狀元已經拜了相，黑魚精下凡做了靠海大王的軍師造反起來，許丞相掛帥出征，小青逃下七寶池來幫助許元帥成功，王母娘娘啟奏玉皇大帝，遣了天神天將打開雷峰塔，放出白娘娘，重又與許仙成為夫婦團圓的。」薛姨媽聽了向賈母道：「聽他講的關目很好，老太太愛聽就叫他們唱這一本罷。」賈母道：「我聽來也是好的，快叫他們妝扮起來。」一聲吩咐，戲房內早已伺候齊集。衝場便是王母娘娘赴了蟠桃會駕返瑤池，眾仙女舞雲奏樂，腳色齊整，服彩鮮明，果然好看。及至看到白素貞出了雷峰塔，許仙已在金山寺披剃五十年，仍是小生扮的，容顏如舊，重與白素貞夫婦團圓。薛姨媽看了又觸到寶玉出家一節。想起寶釵，死者不能復生，那得如白娘娘再有團圓之日？情動於中，止不住淚珠直滾。看到正本戲完，又點了幾出耍笑雜戲混了過去。然後擺開席面，照常坐定，重又點戲開場。席還未散，寶玉回來與薛姨媽請了安坐下。薛姨媽見了寶玉，雖然傷心，只得耐住，只管看戲。這裡史湘雲向寶玉道：「二哥哥，你不早回來瞧新戲。《後雷峰塔》，許仙是藕官小生扮的，許仙的兒子許夢蛟倒是艾官老外扮的，公然一位老丞相鬚鬚已蒼白的了。這本戲妙在兩個腳色先翻新得奇。」寶玉道：「那也在舊本子裡脫胎來的，你見《長生祿》小生扮劉晨，入天台遇了仙子回家，已閱數十年，劉晨的夫人已老的龍鍾了。」探春問道：「二哥哥，今兒在外面瞧的什麼好戲？也講給我們聽聽。」寶玉道：「也不過常唱的這幾出熟戲，我就很不願意瞧，沒法兒不應酬人家多坐一會。」這裡寶玉自與探春講話，黛玉一面向鳳姐道：「過幾天就是端午了，我上年回家正趕上了看龍船，多年不在南邊看，這一回覺得新鮮。咱們園子裡蓼溼、紫菱洲一帶的河道也還寬展，吩咐他們趕忙置備起來龍船，外再用木排繫幾座水台閣玩兒，咱們留姨媽在這裡看了龍船回去。」寶玉聽了更加高興道：「咱們這幾年來從沒有弄過這玩意兒，老太太同太太一定歡喜看的，怕日子近了趕不上，鳳姊姊叫他們趕緊置造起來才好呢。」鳳姐道：「寶兄弟你聽不得一句話的，林妹妹才講出口來，這會兒就有龍船划到你面前才稱你的意呢。老太太同太太未必定要瞧這個，第一個數你高興。」賈母便問：「你們講些什麼？」鳳姐把黛玉的話對賈母說了，賈母道：「我記得小時候看過，很有意思。咱們園子裡玩耍應個景兒也好。鳳兒你就叫他們辦去。」寶玉拍手道：「你們聽老太太的話，可是歡喜不歡喜。」當下鳳姐就向林之孝家的說了，立刻傳到巧手紮彩匠，並各項匠人趕辦。這裡席散後，黛玉便邀薛姨媽到瀟湘館住下，鶯兒上前伺候。黛玉免不得提起寶釵一番，薛姨媽又落了一會淚，各自安歇。寶玉自到怡紅院住了。次日起來，記起一件事，便寫了一封書子藏在袖裡，先到賈母、王夫人處請了安，又回進園中往邢岫煙處。見迎春、岫煙都起身梳洗已畢，寶玉進去，大家讓坐。寶玉便問岫煙身體可大好了，又道：「史大妹妹還沒起來嗎？」一面取出書子送與岫煙道：「這一件事與姊姊商量，不知可用得嗎？」岫煙不知是何事，接書展開看道：昨訪蓬瀛，遙瞻仙范，不啻遠隔洪濤萬丈，弱水九重。惟於牆外巡簷摸索，見紅梅幾樹，綠葉成陰，不禁無然追憶往憶來。擬於左側隙地開玉照堂，仿鐵腳道人嚼雪沁香，誦《南華·秋水》，但恐百尺齊雲，逼近閻風之苑。望仙、迎仙引度天花貝葉耳。用肅蕪奉商，如蒙俯允，庶便鳩工。怡紅瀟瀟主稽首上檻外上人蓮座。岫煙念畢笑道：「這也太周到了，本是極雅的事，妙師父斷沒有不樂從的。這封書可不用打發人送去，就留在這裡，我好幾天沒有出門，明兒想到庵裡去走走，我帶了去給他瞧一瞧就是了。」寶玉連忙作揖道：「姊姊帶去，還可借重美言，那是極妙的了。」寶玉又和迎春說了一會閒話，起身出來，徑到瀟湘館。

秋紋道：「二爺又往那裡去？璉二奶奶打發人來請呢。姨太太同奶奶都到老太太那裡去了。」寶玉便往鳳姐處來。鳳姐問道：「寶兄弟，你多早晚兒佈施清虛觀裡三十六萬銀子？要造什麼太虛宮，還要設局濟眾，可是有的嗎？」寶玉道：「就是頭裡在他觀裡拜懺的時候，話是提過一句的，我也並沒回絕他。如今他們來領這項銀子嗎？」

「鳳姐道：「既然有這句話，就該當一件事辦起來。況且來的人也說得明白，並不是要這許多銀子交給他們經手，原請咱們派了人去經理，不過估計工程費用須得這個數目。如今銀子現成，只要寶兄弟說准了好辦。」寶玉道：「姊姊自去問林妹妹。」鳳姐道：「你們聽聽這是寶二爺自己說出來的，總得要求奶奶，爺們可當不得家呢。」寶玉被鳳姐說得臉紅，回身就走。鳳姐又把寶玉叫住道：「別臉上下不來，正經還有話和你商量。你林妹妹跟前，我見他提一句就是了，諒來沒有什麼作難的。」

這件事工程也不小，管工的自然有些沾光，我替你想起一個人來。那焙茗出去找你很吃了一番苦，賞罰要公道，不如叫焙茗去管了這件事，明叫他沾個光兒。」寶玉道：「櫳翠庵外邊也就要興工，我想叫焙茗去經營，那裡另派人罷。」鳳姐道：「櫳翠庵又

興什麼工？我不知道。」寶玉道：「那是我才起的想頭，姊姊如何得知呢！」於是寶玉就把緣由說明，並托邢岫煙去與妙玉商量的話也講了。鳳姐道：「寶兄弟，你也太鬼祟了，這個地方起了閻子，上去玩的不過是咱們家裡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，還有什麼外四路不相干的人瞧見他庵子裡什麼東西嗎？」

既是焙茗有你的差使，林妹妹留住他的家裡人，有一房看他公館，盡閒著。我去和林妹妹說了，把起造太虛宮的工程交給他，拿了一個總。餘外設局施捨的事，再另派人。」話未完，見賈母處小丫頭來叫寶玉吃飯，寶玉便往賈母處，見薛姨媽同黛玉眾姊妹都在，寶玉隨他們吃了飯。是日，黛玉孝敬乾媽一天戲。

次日是湘雲、迎春、探春這一班姊妹的公東賀喜。薛姨媽順便與黛玉還席。黛玉向薛姨媽道：「大嫂子總沒來過，媽媽何不叫他過來，也瞧瞧戲，逛一逛咱們的園子，把他胸襟開展開展，省的悶在家裡尋事生非。叫香菱也同了來。」王夫人接口道：「當真姨媽聽林姑娘的話，叫蟠哥兒媳婦過來散蕩兩天，或者他心裡頭有什麼說不出的鬱結悶氣，也可消釋消釋。還有一說，他們這一班姑嫂，我不敢說一定是大賢大德的，到底規矩體統都不錯。俗語說的『近朱者赤』，叫來瞧瞧他們的樣兒，或者能把脾氣改過些也料不定的。香菱待他奶奶，自然知道有個盡讓，但蟠哥兒媳婦平日厭惡了他，總看不出這個人的好處，鎮天在家裡，免不了雞爭鵝鬥的。」說著，叫老婆子「去請了姨太太家裡大奶奶同香菱姑娘來」。薛姨媽忙止住道：「罷！姊姊不知道我這一個媳婦，是見不得人的，所以總沒叫他過來給老太太、姨媽請安。姨媽跟前不用說了，也不怕老太太同姑娘們笑話，就被這裡老婆子、丫頭們見了也不好看。若講要他改改這種好樣兒，就請孟母來也教化不過來的。這是前世的冤孽，拚著我這條苦命，盡著和他熬一天算一天的事，看誰熬過誰。」

倒是我走了出來，怕香菱在家裡越發難受，不如去叫了香菱來也好。」當下王夫人吩咐老婆子去，不多時同了香菱過來。這裡戲文早開了場，無事可記，不必碎繁。晚上散了戲，次日照舊又相敘一天。黛玉款留薛姨媽賞玩龍舟，薛姨媽因黛玉懇摯纏綿，情不可卻，只得同香菱住下。這裡寶玉便把清虛觀之事告訴了黛玉，黛玉聽說「太虛」兩字，雖記得不十分清楚，恍惚死後遊魂曾歷於此，並模糊與太虛宮仙子敘話一番，猶如夢境。今聽寶玉說到清虛觀雲遊道人要化佈施，知有來歷，甚為合意。又道：「那設局濟世這幾件，本是應該辦的。前兒在議事廳與大嫂子、鳳姊姊沒有議及，不過先親後疏，由近及遠，留待日後再辦，不知在清虛觀已先有此議，這是極好的了。」寶玉又將造閣賞梅一事說明，黛玉亦以為可。到了明日，便打發人去關照鳳姐說：「清虛觀佈施只管開工辦理。」鳳姐又將所派看公館的家人去承辦告知黛玉，即時擇定吉日破了土。管工家人領銀，趕緊督辦趕辦去了。這裡寶玉回到怡紅院，紫鵲便道：「那大姑娘來找二爺，說妙師父見了書子很樂。完工之後，冬天下起雪來，妙師父還要請那大姑娘同四姑娘回到閣子上賞雪看梅花。妙師父沒有回書，叫那大姑娘覆二爺呢。」寶玉聽了，連忙走出園來，叫傳焙茗。二門上的小廝回道：

「不用傳得，焙茗一早在這裡候二爺呢。」話未完，焙茗過來請了安，見二門上小廝走了開去，便道：「有一件事來求二爺。」寶玉便問：「何事？」焙茗笑道：「二爺可記得萬兒嗎？」寶玉道：「我那裡知道什麼萬兒千兒呢？」焙茗道：「怪不得，爺出去做了和尚，回來都停當了，奴才也陪著爺出了一會家，回家就不看顧奴才一點子。」寶玉道：「有話要說個明白，知道你肚子裡什麼萬兒呢？」焙茗便引寶玉到書廳內講道：「這事說起來年代原久了，那年新年頭，奴才跟了二爺到東府裡瞧戲，奴才偷空兒出來撞著珍大奶奶的丫頭，叫萬兒，拉他到小書房間裡按倒他正要上手，被二爺踢開了門進來，趕散了這件事，爺可記得？」寶玉道：

「我記起來了，可是萬兒的娘夢裡頭得了一匹什麼萬字錦才生他的？」焙茗拍手道：「正是他。」寶玉又問：「萬兒怎麼樣？」焙茗道：「萬兒是外頭買的人，如今珍大爺叫他娘老子領回許配，奴才央媒去說親，萬兒同他娘都願意的了，誰知他這個混帳老子賭極了，尋著慣放京債的老西兒，九扣三分吃利錢，兩個月一轉票，利上起利，如今滾到三百多兩銀子。那老西兒明知他有個女兒，所以安心放給他，就要把萬兒准折做兩頭大，因為萬兒不肯，在家裡尋死覓活的鬧，人還沒有抬去。他娘轉托媒人來尋奴才，叫商量尋個辦法。」寶玉道：「婚姻事先要問女孩兒願意，老西兒就能霸佔他嗎？」焙茗道：「攔不住老西兒天天逼著他老子要銀子，怎樣得開交呢？」寶玉道：「這會兒有銀子還了他，老西兒可還要人不要呢。」焙茗道：「有銀子清了，他就要人也由不得他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那有什麼難處，要多少銀子我給你，叫他們還了老西兒，你把萬兒抬了過來就完了這件事了。」焙茗忙爬下磕頭道：

「謝爺的賞。」寶玉又將起造閣子要他監工的話對焙茗說了，焙茗道：「奴才的表兄就是個有名的工匠頭兒，內裡起造花園的工程就是他攬的。二爺要怎樣造法，怎樣的工料，奴才對他說了，叫他遞上一張攬狀，講定多少銀子，限他幾時完工，奴才自然天天來照看，不費二爺一點子心。」寶玉道：「我知道要什麼樣造法？你只和他說閣子要起得高，材料要精細，完工要快速，該多少銀子隨他估價就是了。」焙茗答應。寶玉叫焙茗先領了五百銀速去辦他的親事。焙茗知道庫上新定章程，先具領紙由帳房送驗，再給對牌赴庫領銀。因是寶玉所賞，不比別項支銷，各處並無批駁。焙茗領了銀子，便去找著媒人，原來媒人就是冷子興，知焙茗有了銀子，不難玉成其事，立逼萬兒的老子邀了老西兒來，本利算清，當面抽還欠約。那老西兒知道榮府的來頭，又有冷子興說話，現在借欠已清，並無挪借，只得死了心，垂頭喪氣的走了。冷子興討了萬兒的庚帖，送與焙茗之母葉媽，一面擇日完婚。焙茗自去與他表兄工匠頭兒說了，當下繪了圖紙來回寶玉，講定工料銀九萬兩，都包在內。先領銀一半，限四個月完工，再找銀兩。寶玉看見圖紙，又限的完工迅速，恰到寒梅開放的時候閣子蓋成，十分歡喜，便叫焙茗赴庫上支領銀兩。這宗銀子領出不用開去，公道加一扣頭，除庫上、門上花銷外，焙茗大大沾光，便興頭排場娶親，了卻數年前書房一敘之緣，也應了其母夢得富貴萬字錦的吉兆。

再說午節的龍舟、台閣到初四日制備都已齊全，那時迎春、香菱俱被黛玉留住，賈母又叫打發人去請了喜鸞、四姐到來。第一寶玉高興，早已到蓼花汀一帶看駕娘們演習，因來說與黛玉道：「果然好看。」黛玉想起每逢佳節良辰，遊戲賞玩，總少見趙、週二姨娘，趙姨娘做人雖然器量窄狹，行為鄙陋，未免人家也太奚落了他，激之使然。我想天下無不可感化的人，何不甄陶他回歸於善？書上講的和氣致祥，俗語流傳一家和氣值千金。我先盡我的道理，明兒的龍舟定要去邀他們來瞧瞧。當下便叫紫鵲「去請趙姨娘、周姨娘，明兒到園子裡來看龍船」。未知趙、週二姨娘來不來，明日的龍舟怎樣有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